

## 楊貴妃形象研究——以正史和唐詩為例

吳世如

### 提要

歷史與文學本是一體之兩面，自有其相互的影響性，文學作品中的歷史陳述，亦是了解歷史真實面象不可缺少的材料。以唐代來說，現今所存幾部紀錄唐代的史書，其成書年代已較唐詩為晚，故，就時間上而言，唐詩中史料的可信度並不亞於史籍之載述。本論文即嘗試將文學與歷史作一整合研究，以探討兩者間之關係，藉由文學作品中歷史人物的諸般形貌，冀能探訪史籍中一些隱微不彰的訊息。

楊貴妃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美人，也是頗具爭議、兩面評價的歷史人物。關於楊貴妃的記載，在史籍中，背負著亡國女禍的罪名；在文學創作中，卻呈現著或褒或貶的矛盾議題。顯然詩人對楊妃的評價，與史家的觀點有著頗具爭議的差異性。

藉由唐詩中對楊妃的不同評價，我們能探訪史籍中付之闕如的紀事觀點和詮釋角度。無論詩人是站在「理」的角度，以議論的方式為楊妃平反申冤；或是站在「情」的角度，流露出對楊妃的同情、弔傷和歌頌，我們都可以看到詩人對歷史人物的重新省思、對楊妃形象的不同理解和評價。正因為這些不平和同情的聲音，使得楊妃形象呈現出值得爭議的矛盾議題，也讓整個歷史真貌有了較為完整的呈現。

### 關鍵字

楊貴妃、形象、唐詩、歷史

### 壹、前言

歷史與文學本是一體之兩面，自有其相互的影響性。以唐代來說，現今所存幾部紀錄唐代的史書，其成書年代已較唐詩為晚，故，就時間上而言，唐詩中史料的可信度並不亞於史籍之載述。以歷史研究的取證多角度言，除史部書籍外，凡以文字形諸記錄者，蓋無一不可於此中得史料也。故，文學作品中的歷史陳述，亦是瞭解歷史真實面象不可缺少的材料。由是，本文嘗試將文學與歷史作一整合研究，以探討兩者間之關係。藉由文學作品中歷史人物的諸般形貌，冀能探訪史籍中一些隱微不彰的訊息。

楊貴妃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美人，也是頗具爭議、兩面評價的歷史人物。關於楊貴妃的記載，在史籍中，背負著女禍的罪名；而在文學創作中，卻呈現著或褒或貶的矛盾議題，實值得加以探討研究。盛唐時期的安史之亂，是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大轉捩點，此後，大唐帝國漸漸步向中衰，每當後人論及此一亂事，總不忘歸咎於「楊妃亂唐」之過。然憑其一介女流，真能促使安史之亂的發生？楊貴妃的下場真如史籍所載，是罪



有應得？還是做了政治鬥爭下的犧牲品？這些問題，都是本論文所要論述的焦點。

## 貳、正史中的楊貴妃

關於楊貴妃其人其事之史家評價<sup>1</sup>，茲從正史記載分三方面析論之。

### 一、楊妃之寵遇

根據《舊唐書》<sup>2</sup>、《新唐書》<sup>3</sup>及《資治通鑑》<sup>4</sup>的記載，楊妃非僅姿色絕美，「善歌舞，通音律」，樂舞才藝尤屬上乘，此外，史家強調楊妃「動移上意」、「智算警穎」、「善承迎上意」而深得玄宗寵愛，突顯出楊妃善巧便佞的形象。

對於玄宗冊封楊妃，史載中極早就暗示著楊妃將為大唐帶來不祥和災禍，《舊唐書》對於冊封楊妃一事有載：「秋八月甲辰，冊太真妃楊氏為貴妃。是月，河南睢陽、淮陽、譙等八郡大水。」<sup>5</sup>史筆將「封楊妃」一事與「天然災害」附會上因果關係，顯然有暗示著封楊妃乃不祥之兆的意味。

玄宗對楊妃寵愛日深，愛屋及烏，對楊妃之恩寵亦廣被楊家，楊氏一族也都因此都身居高位，寵貴赫然。楊氏家族寵貴之極，四方獻餉結納、門庭若市，權貴豪族無人可比，天下追求權力、想出頭的人都競相湧向楊氏五宅，李唐王朝看來就像是楊王朝一般。公主懼讓、駙馬失官之事，尤顯示出楊家聲焰震於天下、恃寵生驕的矜傲聲勢。

對於楊妃兩次因驕恣忤旨而被遣歸外第，《資治通鑑》以「妒悍不遜」形容之，可知楊妃個性相當驕縱。楊妃兩次被遣歸外第，玄宗對其益依戀不捨，幸賴高力士、吉溫的奏請，得以入朝謝罪，復承恩顧，甚至寵幸愈隆。史書以「寵遇愈隆」、「寵待益深」形容楊妃兩次送歸私第事件的結果，頗意楊妃善掌握君王心理，其還宮之進退應對，莫不呼應了楊妃「智算警穎」、「動移上意」的個性。《資治通鑑》原注更云：「婦人女子最為難養，以忤旨而出之，若棄咳唾可也。既出而復召還，則彼之怙寵悍悖將無所不至。明皇其可再乎！古之所謂英主，如漢武之於鉤弋，庶乎！」<sup>6</sup>更對楊妃作了顛倒君王、恃寵驕悖的批判。

對於楊氏五宅驕蠻無禮、奢華無度的描述，史書中歷歷可指、極盡誇大，雖然楊氏五宅，為楊銛、錡及韓、虢、秦三夫人也，並不合楊妃在內，然因其為楊妃姐妹，此等醜事便附加於史冊楊妃傳裡，於是楊妃自帶有驕奢恣橫之形象，此乃深受楊氏五宅及楊國忠等作為所影響。史冊更採民間小說之言，載楊釗、虢國私通荒淫無度之事，楊家名聲於驕奢無度之外，又添一筆「淫亂」的形象。對於楊家窮奢極侈的一門寵遇，《新唐書》有云：「天寶外奉軍興，內蠱豔妃，所費愈不貲。」可見史家認為，玄宗為討楊妃歡心，一再提高楊家之社會地位的作法，加重了國家人民的財政負擔，也因此使得民間

<sup>1</sup> 正史中關於楊貴妃寵辱始末之原文記載，詳參筆者《唐宋詩歌中的楊貴妃形象研究》（臺北：私立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91.6）第二章 第四節 楊貴妃的歷史形象。於此，茲不引文贅述。

<sup>2</sup> 舊唐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一 楊貴妃傳 p-2178。

<sup>3</sup> 唐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一 后妃上 楊貴妃傳 p-3494

<sup>4</sup> 唐紀 第215卷 唐紀三十一（AD742 - AD747）《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玄宗天寶三年 p-6862

<sup>5</sup> 舊唐書卷九 本紀第九 玄宗下 p-0219

<sup>6</sup> 唐紀 第216卷 唐紀三十二（AD747 - AD753）《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上》玄宗天寶八～九年 p-6897



楊貴妃形象研究——以正史和唐詩為例

對楊氏一族怨聲載道。<sup>7</sup>

至於玄宗對楊妃個人之恩遇寵信更是無所不至，凡事聽任，愛惡迎之。楊妃一人得寵，便使楊氏家族雞犬升天，恩寵聲焰震於天下，權貴豪族無可比者。荔枝驛送、力士執轡、止帝官白<sup>8</sup>…等，在在皆顯現出玄宗為討貴妃歡心，窮奢無所不至的寵溺，楊妃極度豪華之生活與受寵得勢之地位自不言可喻。自古以來，我國婦女地位即無法與男子並駕齊驅，然，楊妃所受的皇帝恩幸，不僅在歷史上名列空前，其得寵與光宗耀族之勢，還打破了傳統禮教中「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的兩性觀念<sup>9</sup>。

## 二、 馬嵬之死

關於馬嵬兵變、紅顏慘死的悲劇，史書載述楊國忠已死，軍猶不解，乃因楊妃「賊本尚在」、「禍本尚在」，揭示了史家認為楊妃罪國之重，唯當其死，足以塞民怒謝天下。《新唐書》更載：「國忠之死，軍聚不解，陳玄禮請殺貴妃以安眾，帝意猶豫，諍諫曰：『臣聞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驚，陛下棄神器，奔草莽，惟割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寤，賜妃死，軍乃大悅。」<sup>10</sup>此段勸誡玄宗割女色以安社稷的諫言中，「女色誤國」的史觀相當濃厚，「妃死，軍乃大悅」的筆法更彰顯出史家贊同楊妃橫死實大快人心之觀感。楊妃「誤國」死有餘辜的罪人形象，昭然成形。

## 三、 「女禍」之名所由

史家嘗謂楊妃為唐朝第三女禍，此等「女禍」罪名何以致之？與楊妃關係最親密、地位也最顯貴的楊國忠、安祿山兩人，實為罪名之所由也。

### （一）外戚心殊迫一楊國忠：

楊國忠，即貴妃的堂兄，本名楊釗，楊釗被引薦從而官拜扶搖直上，皆因楊妃得幸之故。楊釗貴為一國宰相，又為貴妃之堂兄，誤國喪師，落得天下之罵名，故曰楊妃女禍之名，乃因楊釗而起。

關於楊國忠的政績與為人，根據《舊唐書》<sup>11</sup>、《新唐書》<sup>12</sup>與《資治通鑑》<sup>13</sup>的記載，楊國忠為人便佞無行，為相更是頤指氣使、賞罰無章、魚肉百姓，民心對其怨忿鼎沸，髮指不休。且楊國忠與安祿山、太子亨形成的對立局勢，亦到了不共戴天、萬劫難

<sup>7</sup> 《新唐書》有載時人對楊妃怨憤之語，以示天下切齒：「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婦人則簪步搖釵，衿袖窄小。楊貴妃常以假髮為首飾，而好服黃裙。近服妖也。時人為之語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見《唐書》卷三十四 志第二十四 五行一 p-0879

<sup>8</sup> 《新唐書》載：「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隨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見《唐書》卷二百二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文藝中 李白傳 p-5765

<sup>9</sup> 根據《資治通鑑》的記載，民間還傳唱著描述楊家因生女而宗門崇顯的歌謠：「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見《唐紀》第215卷 唐紀三十一（AD742-AD747）《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玄宗天寶五年 p-6872

<sup>10</sup> 《唐書》卷一百一十八 列傳第四十三 韋湊傳 p-4269

<sup>11</sup> 《舊唐書》卷一百六 列傳第五十六 楊國忠傳 p-3241

<sup>12</sup> 《唐書》卷二百六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外戚 楊國忠傳 p-5846

<sup>13</sup> 《唐紀》第215卷 唐紀三十一（AD742-AD747）《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玄宗天寶四年 p-6866~6973



復的地步，《資治通鑑》載：「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為名」<sup>14</sup>又云：「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sup>15</sup>《舊唐書》亦載：「時祿山以誅楊國忠為名，由是軍民切齒於楊氏。」<sup>16</sup>可見安祿山的反叛，主要係由楊國忠激成，民心對楊國忠自是怒目切齒。而楊妃「銜土請命」、「以死邀帝」之事<sup>17</sup>，亦因楊國忠與皇太子李亨（唐肅宗）素不相容，方出面反對玄宗禪位。故，楊妃之死，史冊詮釋為軍心所逼、以謝天下，實亦因太子亨即位而難逃此劫<sup>18</sup>，追源就底，係由楊國忠與安祿山、太子亨形成的對立局勢所導致。

以上可見，敗國喪師，皆因國忠之誤惑也。而楊國忠之居高位、官拜宰相，乃沾楊妃裙帶關係而致，軍民切齒於國忠，自然也遷怒於楊妃，故楊妃「女禍」、「禍本」之罪名，實乃宰相弄權所致。

## （二）宮裏養作兒—安祿山：

安祿山與楊貴妃之關係，根據史載，安祿山曾主動請求為貴妃養兒，玄宗悅許，並命楊銛、楊錡、貴妃三姊皆與祿山鈇兄弟，史家對此事的評價是：「繇是祿山有亂天下意」<sup>19</sup>，史筆中明白指責安祿山叛亂和其與楊妃家族過從甚密有很大的關係。

關於楊妃與安祿山之間的穢聞，始見於小說家言，各種筆記叢談、稗官野史均言之鑿鑿，描寫得繪聲繪影<sup>20</sup>，到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鑑》<sup>21</sup>，乃採楊、安穢亂之說入史，在史冊上烙下楊妃與安祿山私通的一頁，於是千載而下，楊妃和安祿山之間，便有不清不白的罪名。像這樣經過司馬光的史筆一載，不僅楊妃與安祿山穢亂的罪名幾乎成了鐵案，也昭告著楊妃是造成祿山叛亂的主要禍根。

貴妃與安祿山的「母子」關係，加上往來親密的狂態舉止，的確容易使人產生聯想，也正因為這些不尋常的關係，安祿山的恩寵背後，被推測許多皆由貴妃推波助瀾、刻意安排。安祿山之得寵躍升，亦不無是玄宗因貴妃而愛屋及烏之故，對於安祿山的謀反，楊妃自然被認為脫離不了干係。

總結上述，史家對楊妃的是非功過做了「后妃不正，亂之始也」的評價，女禍之名亦著於史冊，《舊唐書》云：

然而三代之政，莫不以賢妃開國，嬖寵傾邦。…玄宗以惠妃之愛，擴斥椒宮，繼以太真，幾喪天下。歷觀前古邦家喪敗之由，多基於子弟召禍；子弟之亂，必始於宮闈不正。故息隱閨牆，秦王謀歸東洛；馬嵬塗地，

<sup>14</sup> 唐紀 第 218 卷 唐紀三十四 (AD756 - AD756)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下》 肅宗至德元年 p-6965

<sup>15</sup> 唐紀 第 218 卷 唐紀三十四 (AD756 - AD756)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上之下》 肅宗至德元年 p-6973

<sup>16</sup> 舊唐書卷十 本紀第十 肅宗 p-0240

<sup>17</sup> 見 舊唐書卷一百六 列傳第五十六 楊國忠傳 p-3245 唐書卷二百六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外戚楊國忠傳 p-5851

<sup>18</sup> 一說太子亨指使龍武大將軍陳玄禮發動馬嵬兵變，故楊妃難逃此劫。參王雙懷：〈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歷史月刊》134 期 (88.3)。

<sup>19</sup> 唐書卷二百二十五上 列傳第一百五十一上 逆臣上 安祿山傳 p-6412

<sup>20</sup> 姚汝能《安祿山事亦》、溫翕《天寶亂離西幸記》、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鄭處誨《明皇雜錄》…等小說中皆有記述。參《資治通鑑》原注，第 217 卷 唐紀三十三《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下》玄宗天寶十三年 p-6925

<sup>21</sup> 唐紀 第 216 卷 唐紀三十二 (AD747-AD753)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上》玄宗天寶十年 p-6903



楊貴妃形象研究——以正史和唐詩為例

太子不敢西行。若中有聖善之慈，胡能若是？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不其然歟！自後累朝，長秋虛位，或以旁宗入繼，母屬皆微，徒有冊拜之文，諒乏「關雎」之德。今錄其存於史冊者，為后妃傳云。<sup>22</sup>

《新唐書》亦明指玄宗敗於女子：

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sup>23</sup>

又於《楊貴妃傳》中，將楊妃與武后、韋后並比，喻其為唐朝的第三女禍：

贊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者謂否。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四海，雖逐嗣帝，改國號，然賞罰已出，不假借群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終天年，陷亂而不亡。韋氏乘夫，淫蒸于朝，斜封四出，政放不一，既鸚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不自知，威地已疏，人心相挺，玄宗藉其事以擻豪英，故取若擻遺，不旋踵宗族夷丹，勢奪而事淺也。然二后遺後王戒，顧不厚哉！<sup>24</sup>

上述可見史家把天寶之亂歸罪於貴妃，並認為唐朝之亂乃三女禍致之：武則天、韋后及楊貴妃，在史家眼裡，楊妃的形象是與前二者相提並論的，把楊妃與二人對比，並喻其為唐朝的第三女禍，懲戒女色的意涵相當明顯。史家認為，玄宗本是英明有德的皇帝，及至楊貴妃的專榮固寵，於是玄宗「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故楊妃之專寵，為唐室衰亂的一大原因也。<sup>25</sup>

從《舊唐書》至《新唐書》、《資治通鑑》，楊妃形象漸壞，尤其《新唐書》、《資治通鑑》成於北宋，作者的道德立場又較作《舊唐書》者為堅強，對楊貴妃一家的指責更是不遺餘力，於是漸漸地確立了楊妃「亡國禍水」之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後二者在編撰的過程中，都採摭了不少小說家言，隱隱透露出史家怨毒楊氏的道德觀。

### 參、唐詩中的楊貴妃

唐人詠楊妃詩數量甚夥，多於其他后妃或歷史人物，對於研究楊妃形象而言，不僅提供了許多相關史料，也是現今所存距離當代最近的相關敘述，自然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關鍵性角色。尤其在詩人的創作中，楊妃的形象呈現出了或褒或貶的矛盾議題，顯然詩人對於楊妃的評價，與史家的觀點有著頗具爭議的差異性。本節以唐詩中有關楊妃之作品為研究對象，依詩人對楊妃形象的正、負面詮釋，將眾詩篇分為貶諷和同情兩大類，探討唐代詩人對於天寶事變的觀感、對政治責任的不同看法、對楊妃的描寫和評價，以管窺唐詩人所塑造出之楊妃形象，進而察覺史籍中一些隱微不彰的訊息，冀使文學作品與歷史敘述對歷史人物之觀照相互映證，楊妃形象得以呈現出較為完整的風貌。

<sup>22</sup> 舊唐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一 楊貴妃傳 p-2162

<sup>23</sup> 唐書卷五 本紀第五 玄宗 p-0154

<sup>24</sup> 唐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一 后妃上 楊貴妃傳 p-3497

<sup>25</sup> 早在唐代陳鴻的長恨歌傳中，對楊妃即有「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之論，《楊太真外傳》亦云：「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為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並懲禍階而已。」<sup>25</sup>史籍顯然肯定、採納了這個



## 一、唐詩對楊妃之貶諷

### (一) 譴責楊妃之禍國：

與史冊相同者，詩人在這一類作品中，多站在冷酷而嚴肅的政治角度上，對楊妃表示了貶責及諷刺之聲，並把天寶禍亂的政治責任歸咎於楊妃。然而，史冊中對楊妃的譴責之聲，籠統歸咎於一「女禍誤國」之名，至於這條罪名背後的詳細罪狀，史家並未一一指陳道述。而在唐人的詩作中，我們可以解讀出詩人對「楊妃亂唐」罪名的幾種詮釋角度，茲將詩人譴責楊妃之理由分為以下數點。

#### 1. 楊妃善舞使君王沈溺：

楊妃的首條罪狀，乃其上乘的舞蹈才藝。白居易在〈胡旋女〉<sup>26</sup>中，以楊妃擅胡旋舞為出發點，對其迷惑君心發出嚴厲的譴責。胡旋舞是北方民族盛行的舞蹈，天寶年間，朝野都十分盛行，而宮廷之中，尤以楊妃最為擅長。詩人以胡旋舞為基點，言朝廷外有祿山、內有楊妃，此二人最善胡旋舞<sup>27</sup>；一被冊為妃，一被養為兒；「祿山胡旋迷君眼」、「貴妃胡旋惑君心」，此處詩人更明白指出楊妃之罪名在於善舞使君王沈溺聲色、荒廢國政，且詩人特地點明楊妃所擅者乃「胡」舞，並在詩中連續三次不厭其煩地把楊妃與安祿山並比，暗示楊妃與安祿山，實為一內一外之共犯結構體。「死棄馬嵬念更深」，對照玄宗對安祿山的「兵過黃河疑未反」，詩人認為貴妃死有餘辜、不足憐惜，相當憤慨明皇的執迷不悟。不同於〈長恨歌〉的同情歌詠，白居易此詩對楊妃的指責顯然十分苛刻：

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圍轉。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園中冊作妃，金雞障下養為兒。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  
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從茲地軸天維轉，五十年來制不禁。  
胡旋女，莫空舞，數唱此歌悟明主。

華清宮是玄宗和楊妃尋歡作樂、縱情歌舞的地方，杜牧的〈過華清宮絕句三首〉<sup>28</sup>，藉華清宮為題，把玄宗與楊妃耽於歌舞享樂、養虎貽患的事蹟呈現出來：

新豐綠樹起黃埃，數騎漁陽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萬國笙歌醉太平，倚天樓殿月分明。雲中亂拍祿山舞，風過重巒下笑聲。

二詩以兩「舞」字作為聯結，詩人的著眼點，在於點出「歌舞」構兵禍國的力量。「霓裳」一詞，除了歌舞繁華的象徵意涵之外，亦是玄宗王朝最為風行的舞曲，其中又以楊妃最為擅長。楊妃與霓裳曲淵源頗深，《楊太真外傳》載：「於鳳凰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為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又云：「上又宴諸王於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迴雪流風，可以迴天轉地。」又載妃曾對上自云：「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可說楊妃已化入霓裳曲，不僅二者時常並稱，「霓裳」儼然已為楊妃的象徵詞，也包含了楊妃的形象在裡頭。「霓裳舞破中原」的誇寫，凸顯出楊妃與霓裳舞讓玄宗醉生夢死的程度，詩人的意圖，在於指出輕歌曼舞縱然不能直接「破中原」，但中原之破，卻實是由於楊妃、安祿山等巧言善舞

說法。

<sup>26</sup>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以下註腳簡稱《全唐詩》），13冊 426卷 頁4693。

<sup>27</sup> 安祿山擅胡旋舞，其疾如風焉。（見《安祿山事蹟》、《楊太真外傳》）

<sup>28</sup> 《全唐詩》16冊 521卷 頁5954。



楊貴妃形象研究——以正史和唐詩為例

者無盡無休的笙歌樂舞，讓君王毫無警覺地的沈醉於昇平享樂中，以致由此衍生出國破家亡的嚴重後果。

李約的〈過華清宮〉<sup>29</sup>，亦藉霓裳舞曲來譏評玄宗、楊妃耽於歌舞享樂的生活，霓裳「一」曲，遭來「四」海傾覆、天下動亂，詩人同樣藉由誇寫的技巧，強調歌舞聲色禍國的力量不容輕覷：

君王遊樂萬機輕，一曲霓裳四海兵。玉輦升天人已盡，故宮猶有樹長生。

李益的〈過馬嵬二首〉<sup>30</sup>，亦埋怨楊妃與其霓裳舞為唐室招來干戈：

路至牆垣問樵者，顧予云是太真宮。太真血染馬蹄盡，朱閣影隨天際空。

丹墀不聞歌吹夜，玉階唯有薜蘿風。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

李商隱在〈華清宮〉<sup>31</sup>中，則把楊妃比為「昭陽第一人」一趙飛燕，詩人之設喻暗藏玄機，以趙飛燕和楊貴妃的形象來說，她們的相似處都在於姿色絕代、專寵後宮，而曉音善舞，更是其使君王迷戀沈淪的最佳武器。詩人的意圖在於指出，楊妃日夕不暇的輕歌妙舞，正是導致君王朝綱廢弛的主要原因。胡塵得以傾覆天下，後宮「第一人」是詩人所要批判的對象，而絕妙之「舞」藝則是其蠱惑君心的具體罪狀：

朝元閣迴羽衣新，首按昭陽第一人。當日不來高處舞，可能天下有胡塵？

又其〈歌舞〉<sup>32</sup>一詩，亦云楊妃的曼妙舞姿讓玄宗流連沈醉，連帶地使國家也隨之傾覆：

過雲歌響清，回雲舞腰輕。只要君流眄，君傾國自傾。

以上詩作之旨，皆點出了「歌舞」構兵禍國的力量，詩人認為，正因為這歌舞之盛、耳目之娛，使得玄宗晚年沈醉享樂、怠於政事，使唐代盛極而衰。而楊貴妃的專寵得幸，正因其深具歌舞才藝，故能躋身後宮令群芳失色，由於楊妃形象與歌舞的密不可分，於是楊妃的善舞，便成了詩人所要指罪的焦點之一。

## 2. 楊妃以美色迷惑君王：

楊妃之罪亦在於其天成之美色，白居易的〈李夫人〉<sup>33</sup>認為自古以來，絕色美女皆存有「惑人」的功力，以李夫人和楊貴妃相照，二者的特點皆在於生時讓君王神魂顛倒，死後猶讓君王念念不忘，而究其如此讓人生亦惑、死亦惑，則應歸功於其「妍姿豔質」的美貌，故即使楊妃以死謝天下、化為塵土，玄宗對其之思念依然綿綿無盡。因此，詩人認為「尤物惑人」的教訓是該被警惕的，不如不遇傾城美色，以免遭其迷惑：

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又不見秦陵一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豔質化為土，此恨長在無銷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白居易又在〈古冢狐〉<sup>34</sup>詩中，抨擊楊妃之媚惑「能喪人家覆人國」，詩人指出楊妃之罪，在於「女為狐媚」、「溺人心」，而歸咎其能善蠱惑的原因，還是因為那「褒姒之色」，詩人連用了三個「色」字，強調美色惑人喪國的力量：

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為狐媚害即深，日長月增溺人心。

<sup>29</sup> 《全唐詩》10冊 309卷 頁3496。

<sup>30</sup> 《全唐詩》9冊 283卷 頁3219。

<sup>31</sup> 《全唐詩》16冊 539卷 頁6174。

<sup>32</sup> 《全唐詩》16冊 540卷 頁6199。

<sup>33</sup> 《全唐詩》13冊 427卷 頁4706。

<sup>34</sup> 《全唐詩》13冊 427卷 頁4709。



何況褒姒之色善蠱惑，能喪人家覆人國。

君看為害淺深間，豈將假色同真色。

羅隱的〈華清宮〉<sup>35</sup>一詩，則以楊妃能讓君王解笑為詠，詩人也認為楊妃以美色迷惑了帝王，使得玄宗無法自拔，失去了成為堯舜一般聖君的機會：

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

張祜的〈吳宮曲〉<sup>36</sup>，亦諷刺楊妃的傾城美色為國家引來戰爭：

可憐傾國豔，誰信女為戎？

綜上所述，詩人認為楊妃「禍國」之罪，在於其以美色及歌舞媚惑君王，使得玄宗失德、安祿山得以傾覆天下。

### 3. 楊妃美色引起祿山叛變：

歸罪楊妃媚惑君王使天下傾覆之外，詩人認為楊妃之罪又在其絕代美色引起安祿山叛變。正史和野史都記載了關於楊貴妃和安祿山私通之事，唐詩中雖然並未明指此事，但祿山之興兵作亂，在唐詩中亦有「衝冠一怒為紅顏」之比喻，杜甫的〈留花門〉<sup>37</sup>云：

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

羅隱的〈馬嵬坡〉<sup>38</sup>，也認為安祿山的造反與楊妃的美貌有關：

佛屋前頭野草春，貴妃香骨此為塵。從來絕色知難得，不破中原未是人。

唐彥謙的〈驪山道中〉<sup>39</sup>，更把楊妃比作月宮仙子，並言安祿山為其美色而叛：

月殿真妃下綵煙，漁陽迫虜及湯泉。君王指點新豐樹，幾不親留七寶鞭。

三者皆以為，安祿山是為了楊貴妃的美色而叛變的，到了宋代的傳奇小說中，更是採納、肯定了這個說法，《楊太真外傳》云：「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謔。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惋惜，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小說中直言安祿山為楊貴妃美色而心動，並指出安祿山叛亂的原因，雖是李林甫當政縱容了他，後來又因楊國忠激怒了他，但事實上還是為了楊貴妃。《驪山記》更直言安祿山為楊妃大舉興兵，指明楊貴妃為罪魁禍首。此時，楊妃非但肩負惑主禍國重罪，更得挑起「穢亂」之罪名。<sup>40</sup>

雖然唐詩中並沒有像史書有楊妃與祿山淫亂那樣的記載，但是詩人常以安祿山和楊妃對舉，處處有意把楊、安並列<sup>41</sup>，亦使人認為安祿山叛變與楊妃脫不了關係。一來，詩人暗示祿山叛變跟貴妃有關，玄宗最寵信之二者一楊貴妃、安祿山，正是導致家敗國亡的根源，故楊妃為致亂之罪魁也；二則使人聯想兩人之間可能頗有曖昧關係，坊間筆記叢談的楊、安穢亂之說，或由此捕風捉影而成。

### 4. 楊妃為國難之禍本：

<sup>35</sup> 《全唐詩》19冊 664卷 頁7608。

<sup>36</sup> 《全唐詩》15冊 510卷 頁58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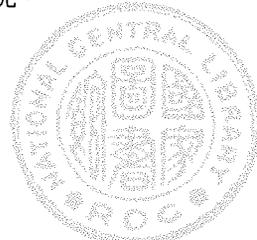
<sup>37</sup> 《全唐詩》7冊 217卷 頁2280。

<sup>38</sup> 《全唐詩》19冊 657卷 頁7553。

<sup>39</sup> 《全唐詩》20冊 672卷 頁7687。

<sup>40</sup> 參陳桂雲：《楊妃故事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74），頁87-93。

<sup>41</sup> 諸如張祜的〈華清宮和杜舍人〉：「雪埋妃子貌，刃斷祿兒腸」。元稹的〈連昌宮詞〉：「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皆是。



楊貴妃形象研究——以正史和唐詩為例

詩人又認為楊妃為玄宗奔蜀之禍根，李商隱的〈華清宮〉<sup>42</sup>諷刺楊妃所受恩幸史上無人能比，又恐落於褒姒之下，於是楊妃為了證明自己的魅力，乃使天子蒙受棄國出奔之難，詩人言下之意，「蛾眉」正是「教天子暫蒙塵」的禍首，楊妃與褒姒的相提並論，蓋為指出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楊妃而致祿山之變也：

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

羅虬在〈比紅兒詩 1〉<sup>43</sup>中，亦以譏笑的口吻諷言若無楊妃，明皇根本不必做出奔蜀地之行：

馬嵬好笑當時事，虛賺明皇幸蜀川。

詩人認為君王之所以奔蜀蒙塵，皆是楊妃造成的，若無楊妃，天子不至於蒙難，國運也不至於衰頹。

鄭畋的〈馬嵬坡〉<sup>44</sup>對於楊妃的下場，表露了「楊妃當死」的懲惡道德觀，不僅認為楊妃為亡國禍水，更稱讚玄宗在馬嵬坡賜死楊妃是及時改正錯誤，乃英明之舉：

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

詩人意謂玄宗割捨貴妃回復英明，使國家局勢得到轉機，惟有和楊妃的雲雨之情消「亡」，社稷民生才得以昌「新」，故，玄宗賜死楊妃，沒有落到像陳後主和寵妃張麗華藏在景陽宮井內，一同作了隋兵的俘虜那地步，反而在危亡之際慧劍斬情絲以救國運，實堪稱「聖明」。這份表彰，言下之意，把政治責任全歸咎於楊妃，詩人認為玄宗是因為楊妃才敗德失政，楊妃為禍亂之源，故在馬嵬賜死她，非常正當合理。

杜甫的〈北征〉<sup>45</sup>，以褒姒喻貴妃，意謂明皇有鑑夏商之敗起於婦色，故賜楊妃死以中止禍亂，詩人撻伐女禍，並以玄宗賜死貴妃為力挽狂瀾之舉：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

二詩揭示了楊妃乃國難之「禍本」，詩人認為唯當楊妃死，足以謝天下、安社稷。

以上詩作之旨，皆屬政治立場上的諷刺，主要針對楊妃禍國之罪而發，詩人將天寶禍亂的政治責任直接歸咎於楊妃，認為其為構兵敗國的元兇禍首，成就了楊妃「尤物禍水」、顛倒社稷的典型形象，也印證了史書對楊妃「女禍」的評價。尤其詩人最常比喻楊妃的幾個女性歷史人物：褒姒、妲己、李夫人、趙飛燕，皆是各朝代表性的美女，且大多帶「女禍」之名，顯然詩人的意圖在於指出，楊貴妃是唐代美女的典型，也是唐代女禍的代表，詩人之喻指在在傳達了怨其「禍國」之意。然，詩人詮釋這條女禍罪名的理由仍流於一種「女禍」史觀的籠統性和模糊性。總括來說，詩人認為楊妃之罪，在於「以色惑君」，詩人譴責楊妃的目的，正在勸君王懲尤物、戒美色也。

## (二) 諷刺楊妃之寵遇

唐詩中對楊妃的貶諷，除了從政治立場針對其禍國之罪發議論外，詩人對楊妃逼人的寵遇聲焰，顯然亦相當難容，從許多描寫楊妃之寵遇的詩作中，可見端倪。茲分類如下：

<sup>42</sup> 《全唐詩》16冊 539卷 頁6147。

<sup>43</sup> 《全唐詩》19冊 666卷 頁7625。

<sup>44</sup> 《全唐詩》17冊 557卷 頁6464。

<sup>45</sup> 《全唐詩》7冊 217卷 頁2276。



1. 楊妃的奢華享樂：

從「楊妃過度奢華享樂」的角度來諷刺者，如杜牧的〈過華清宮絕句三首〉<sup>46</sup>之一，即藉華清宮為題，對貴妃的奢華享樂、罔顧民生做了深刻針砭：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新唐書·楊貴妃傳》曰：「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sup>47</sup>詩人藉著驛送荔枝這件事，點出楊妃承恩受寵之極致，諷刺貴妃享樂歡笑之時，殊不知以馬馳載荔枝至京的七日七夜裡多少人馬因此勞斃於路。此種以血的代價換來貴妃一笑的勾當，又必須遮遮掩掩，於是「無人知」三字便充滿了詩人對楊妃罔顧民生的憤怒。此處的「妃子笑」，寓意著春秋時周幽王為博妃子一笑，點燃烽火導致國破身亡之事，詩人顯然藉楊妃奢享荔枝之事，暗指其為亡國禍水。

王建的〈宮詞一百首〉<sup>48</sup>，寫楊氏姊妹大治第宅、競飾華屋的富貴生活，當時長安擲千金以鬥植牡丹競相誇耀的風氣相當盛行，「索牡丹」、「結得金花上貴妃」表現出了貴妃與姊妹們奢華蠻霸、四方賂遺的炙熱權勢：

小殿初成粉未乾，貴妃姊妹自來看。為逢好日先移入，續向街西索牡丹。

因喫櫻桃病放歸，三年著破舊羅衣。內中侍從來還去，結得金花上貴妃。

鄭嵎的〈津陽門詩〉<sup>49</sup>對楊妃及楊氏一門之奢華寵遇道述尤詳，舉凡楊妃賜浴湯池的精雕細琢、秦國夫人萬金造堂的驕奢、虢國夫人的稀世寶物夜明枕、楊氏家族的競飾車服、金銀翠玉之多，以及玄宗貴妃富貴奢華、飲宴作樂的情景，皆娓娓鋪敘而來，詩中楊氏家族貴傾前朝、熏灼四方的逼人聲焰，正是楊妃殊寵的最佳側寫。

此外，寫楊氏姊妹宮中行樂之秘者，如杜甫〈宿昔〉<sup>50</sup>：

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sup>51</sup>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

張祜〈邠王小管〉<sup>52</sup>：

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深院鬥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

楊貴妃之三姊皆才色兼備，玄宗稱她們為「姨」，三夫人皆月給錢十萬為脂粉資，並可自由出入宮廷。此二詩描寫楊氏姊妹宮闈行樂的情形，暗示了其仗勢享樂、穢亂宮闈的勾當，詩人用了「行樂秘」、「少人知」、「潛行」、「無人見」、「偷」等字眼，在在透露出楊氏姊妹宮中行樂「不可告人」之秘聞。

杜甫的〈虢國夫人〉<sup>53</sup>則描寫三姊妹中派頭最大的虢國夫人，仰仗貴妃之勢斗膽敢「平明上馬」騎入宮門，不避人目的出入無度，足見其在當時宮中的勢力。「嫌脂粉」一方面詠述虢國夫人對自己容貌極具信心，一方面刺其狐媚相。此外，素面朝天子，似乎也暗示著玄宗和虢國夫人有著親密關係：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sup>46</sup> 《全唐詩》16冊 521卷 頁5954。

<sup>47</sup> 唐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一 楊貴妃傳 p-3495

<sup>48</sup> 《全唐詩》10冊 302卷 頁3441。

<sup>49</sup> 《全唐詩》17冊 567卷 頁6566。

<sup>50</sup> 《全唐詩》7冊 230卷 頁2521。

<sup>51</sup> 《全唐詩》詩下注：以王母比貴妃，以衛少兒比貴妃諸姊妹。

<sup>52</sup> 《全唐詩》15冊 511卷 頁5838。

<sup>53</sup> 《全唐詩》7冊 234卷 頁2580。（一說為張祜詩〈集靈臺二首〉）



此外，杜甫的〈麗人行〉<sup>54</sup>，全詩描摹楊氏兄妹遊宴曲江之服用奢靡，以及楊家寵遇、尊貴之極，詩人揭露楊家兄妹奢淫腐敗生活的批判意旨亦可從而窺之。

元稹的〈連昌宮詞〉<sup>55</sup>中亦描繪了楊妃及楊氏貴戚的寵貴聲焰，詩人以極盡誇飾的口吻寫楊妃之承恩擅寵、楊氏貴戚恣情享樂的奢華，場面之浩大、氣勢之強凌，令人震撼。詩人續以宮中慘遭叛兵洗劫後殘破凌亂的景象，與之形成強烈的對比，天寶亂後的衰頹氛圍，對照先前楊氏一族的富貴逼人，一榮一萎，對舉並陳，顯出濃厚的諷刺意味。「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更是將富貴奢寵的楊貴妃冠上誤君禍國的罪名。

以上詩作內容的表層意義，看似在歌詠楊妃及楊氏一族奢華享樂的寵遇聲焰，然在歌詠奢華行樂的場面和情節中，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詩人批判、諷刺的弦外之音。

## 2. 楊妃的爭寵善妒：

楊妃之寵遇令人髮指，不僅在其過度奢華享樂而已，除去政治立場，以「宮怨」的角度來看，詩人對楊妃的專寵後宮、承恩善妒，也給了相當負面的評價。白居易的〈上陽白髮人〉<sup>56</sup>，即透過一個幽閉深宮數十年之宮女的悲慘生活，對楊妃發出指控：

上陽人，紅顏聞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

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

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

《全唐詩》詩下注云：「天寶五載已後，楊貴妃專寵，後宮人無復進幸矣。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是其一也。」而白居易在此詩中，更塑造出楊妃專寵善妒的形象，並把她說成是宮女一生宿空房的悲劇製造者，彷彿「上陽人，苦最多」都是因為楊妃的專寵造成的。後來的史籍言楊妃「妒悍不遜」，或由此而生；宋代傳奇〈梅妃傳〉的梅妃角色亦據上陽怨女的背景鋪衍而成<sup>57</sup>，故，白居易此詩，可說是開楊妃「爭寵善妒」形象之先河。

李白的〈清平樂〉<sup>58</sup>，也訴說了同樣類似的宮怨情形，六宮有多少千嬌百媚的佳麗，但天子的心意竟只在楊妃身上：

女伴莫語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衷教在誰邊。

對於宮怨的產生，詩人並未譴責封建帝王對婦女荼毒之深，而是站在宮女的立場上，怨毒楊妃爭寵善妒以致造成宮怨，由此可見，楊妃之寵遇，顯然相當為世人所不容。

楊妃「作妃」如此受寵得勢，不僅在後宮形成衝擊，對當時社會的兩性觀念亦造成不小的衝擊，詩人對楊妃的得寵光族即相當不以為然。《全唐詩》〈楊氏謠〉<sup>59</sup>詩下注云：「天寶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致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救，因及數撻。上令決殺楊氏奴一人，亦罪昌裔停官，於是楊家轉橫，京師長吏為之側目。故當時謠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是門楣。」這段歌謠，在

<sup>54</sup> 《全唐詩》7冊 216卷 頁2260。

<sup>55</sup> 《全唐詩》12冊 419卷 頁4613。

<sup>56</sup> 《全唐詩》13冊 426卷 頁4692。

<sup>57</sup> 參陳桂雲：《楊妃故事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74），頁82-87。

<sup>58</sup> 《全唐詩》25冊 890卷 頁10052。

<sup>59</sup> 《全唐詩》25冊 878卷 頁9944。



《資治通鑑》的記載是：「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sup>60</sup>」兩者語氣顯然有很大的不同，史書之載有著百姓欽羨楊家因生女而宗門崇顯之意，但唐詩之載卻明顯帶有諷刺意味，「不」、「卻」二字，充滿著對「女人當道」相當不滿的否定語氣，詩人對楊妃「作妃」能光耀家門到極致，顯然有抨擊違反倫常之諷意也。

總括詩人對楊妃寵遇之觀感，多半為批判貴妃過度奢華享樂及抨擊其爭寵善妒，楊妃專榮固寵、驕奢善妒的負面形象也漸被塑成。

唐詩中對楊妃的貶諷，無論是針對楊妃的「女禍」罪名發貶責，或批判其寵遇聲焰，乃至諷刺唐玄宗、楊國忠之誤國，在在塑造出狐媚驕奢、顛倒社稷的楊妃形象，也傳達了詩人懲惡、寓貶的詮釋意圖，至此，楊妃「女禍誤國」之名，已然造就。從唐詩中指出楊妃「尤物禍人」、「能喪人家覆人國」，到史書言其為「賊本」、「禍本」、「女禍」，兩者顯然有著同聲一氣的紀事觀點，可見對於楊妃形象的解讀，史籍顯然肯定、採納了唐詩中對楊妃的負面評價。

## 二、唐詩對楊妃之同情

不同於史書中楊妃的「女禍」評價，以及前一節唐詩對楊妃譴責貶諷所呈現出的負面形象，本節內的詩歌作品，詩人則對楊妃其人其事表露了同情和歌頌的觀感。正因為這些詩作中，詩人發出了不平的聲音，使得楊妃的形象，呈現出或褒或貶的矛盾議題，也突顯出楊妃實是頗具爭議、兩面評價的歷史人物。

詩人對楊妃抱同情觀感者，由兩種立場出發：一種為站在「理」的角度，為之議論、不平而鳴；一種則站在「情」的角度，抒詠同情之。在這些作品中，詩人除了以議論的方式為楊妃鳴不平之外，亦傾向於以抒情的方式為其感懷弔傷，詩人或藉楊妃遺事為題材，表現懷古的反思和傷感，或進入李、楊愛情故事中，抒發歷史人物之情，或滲入天人之說，將楊妃仙化以圓補馬嵬之恨。凡此詮釋角度，皆史籍中所闕如者，藉由這些詩作中對楊妃形象的不同解讀，我們得以窺探史籍中隱微不彰的訊息。

### （一）為楊妃鳴不平：

對於將天寶之亂的政治責任全歸咎於楊妃身上，唐人亦有不盡贊同者，詩人從政治立場出發，指出玄宗盛世之衰亡，是君臣不正、朝綱廢弛之咎，而非單純的女色禍國，將亡國之罪加諸楊妃，實有欠公允。對於楊妃無辜的背負著「女禍誤國」、「楊妃亂唐」的罪名，詩人亦感到相當同情及不平，於是義正辭嚴地從各種角度發為議論，意圖為楊妃翻案平反。

#### 1. 朝廷無能、蛾眉頂罪：

徐夔的〈馬嵬〉<sup>61</sup>譴責了叛國之臣，質疑在需要報效國家之際，何以朝中無人，竟是楊妃捨身以報？詩人把朝士的無能與楊妃的死酬作了一個對比，諷刺在社稷存亡之刻，臣子居然比不上一個妃子有用，言下之意，詩人暗示楊妃以死報君，乃為朝廷無能遮羞頂罪者：

<sup>60</sup> 唐紀 第215卷 唐紀三十一 (AD742-AD747)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下》 玄宗天寶五年 p-6872。

<sup>61</sup> 《全唐詩》21冊 711卷 頁8188。



二百年來事遠聞，從龍誰解盡如雲。張均兄弟皆何在？卻是楊妃死報君。  
又〈開元即事〉<sup>62</sup>云：

曲江真宰國中訛，尋奏漁陽忽荷戈。堂上有兵天不用，幄中無策印空多。

塵驚騎透潼關鎖，雲護龍遊渭水波。未必蛾眉能破國，千秋休恨馬嵬坡。

詩人指出「堂上有兵天不用，幄中無策印空多」，朝中盡為無能、貪婪之輩，分明這才是「破國」的主因，故，實不應把兵禍根源歸罪於馬嵬坡前慘死的傾國紅顏。

張纘的〈青塚〉<sup>63</sup>亦言「傾國勝效國」，國禍當前，女子卻比臣子有用，諷刺了朝臣漢將的無用，詩人發出同情，感慨楊妃之死何其不值，只成馬嵬之塵埃罷了：

傾國可能勝效國，無勞冥冥更思回。太真雖是承恩死，祇作飛塵向馬嵬。

李益的〈過馬嵬〉<sup>64</sup>，旨亦在替楊妃翻案，詩人指出安祿山造反一事，「漢將如雲不直言」才應負更大的責任。就事實而論，天寶之亂，不外乎奸佞充斥於內、賢良罷置於外所成，楊妃被指罪而死，實為官僚體制失政亡國之藉口，乃至蒙此不白之冤。故，李益義正辭嚴地為楊妃辯護：

漢將如雲不直言，寇來翻罪綺羅恩。托君休洗蓮花血，留記千年妾淚痕。

徐夔的〈依溫飛卿華清宮二十二韻〉<sup>65</sup>，也感嘆朝廷無用，使得盛世衰亡、紅顏不再，徒存悲景：

穹旻當有輔，帷幄豈無籌？鳳態傷紅艷，鸞輿緩紫駟。

樹名端正在，人欲夢魂休。讖語山旁鬼，塵銷隴畔丘。

重來芳草恨，往事落花愁。五十年鴻業，東憑渭水流。

## 2. 奔蜀胎禍非關楊妃：

對於安史亂發、玄宗奔蜀之國難，前述詩作中，詩人曾指出楊妃為玄宗奔蜀之禍根，若無楊妃，天子不至蒙難，國運也不至衰頹。對此說法，唐人亦有不盡贊同而替楊妃翻案者，如羅隱〈帝幸蜀〉<sup>66</sup>：

馬嵬煙柳正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迴休更怨楊妃。

韋莊〈立春日作〉<sup>67</sup>：

九重天子去蒙塵，御柳無情依舊春。今日不關妃妾事，始知辜負馬嵬人。

黃滔〈馬嵬〉<sup>68</sup>：

錦江晴碧劍鋒奇，合有千年降聖時。天意從來知幸蜀，不關胎禍自蛾眉。

這三首詩中的「又見幸蜀」、「蒙塵」皆詠唐末黃巢軍破長安，唐僖宗南奔蜀川之難。詩人藉由皇帝再次奔蜀之事，聯想到被加諸亡國之罪的楊貴妃，詩人發出質疑之聲：今無妃子作孽，而鑾輿再度蒙塵，何也？若云楊妃為安史之亂禍胎，則僖宗無此女寵，何以亦蒙塵奔蜀？顯然此胎變稔禍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實「不關妃妾事」也。詩人指出帝王棄國出奔實「不關胎禍自蛾眉」，又語重心長地表示後人應「休更怨楊妃」，由此亦可推見，當時怨毒楊妃之道德觀念之強固，於是詩人乃意圖為楊妃洗刷冤屈。藉此帝王

<sup>62</sup> 《全唐詩》21冊 710卷 頁8170。

<sup>63</sup> 《全唐詩》20冊 702卷 頁8083。

<sup>64</sup> 《全唐詩》9冊 283卷 頁3225。

<sup>65</sup> 《全唐詩》21冊 711卷 頁8184。

<sup>66</sup> 《全唐詩》19冊 664卷 頁7609。

<sup>67</sup> 《全唐詩》20冊 696卷 頁8005。

<sup>68</sup> 《全唐詩》21冊 706卷 頁8131。



再度奔蜀之事，詩人揭示了天下變亂不能簡單歸罪於「女禍」的道理，並暗示貴妃實為被「辜負」之代罪羔羊，為其冤屈表露不平。

### 3. 直言楊妃冤死：

至於對楊妃之死直言「冤」者，如高駘的〈馬嵬驛〉<sup>69</sup>，詩人指出貴妃雖死，但「冤氣」久不能散，暗示著楊妃的含冤莫白，而這千古憾恨，只能徒然地感動著往來馬嵬的過客：

玉顏雖掩馬嵬塵，冤氣和煙鎖渭津。蟬鬢不隨鑿駕去，至今空感往來人。

鄭嵎的〈津陽門詩〉<sup>70</sup>在描述貴妃賜死於馬嵬驛的情景時，亦言「宰相射殺冤者誰」，詩人指出罪該萬死的是楊國忠，楊妃之死，乃因楊國忠已被射殺，妃不可留，故言其「冤」也，其後玄宗悔不諫諫的泣祭昔臣，更增加了楊妃被指罪而死的冤情深度：

馬嵬驛前駕不發，宰相射殺冤者誰？長眉鬢發作凝血，空有君王潛涕洟。

青泥阪上到三蜀，金堤城邊止九旂。移文泣祭昔臣墓，度曲悲歌秋雁辭。……

張說的〈節義太子楊妃挽歌二首〉<sup>71</sup>，以「節義」二字稱楊妃，言其初受恩澤，反逢災辱，亦是為楊妃之死鳴表不平之作：

西華三公族，東閣五可才。玉環初受慶，金玦反逢災。

桂殿花空落，桐園月自開。朝雲將暮雨，長繞望思臺。

昔日三朝路，逶迤四望車。繡腰長命綺，隱髻連枝花。

今春辰園樹，索然無歲華。共傷千載後，惟號一王家。

溫庭筠的〈馬嵬佛寺〉<sup>72</sup>，諷刺玄宗直至馬嵬兵變、紅顏以死報君才知楊妃之忠貞節義，頗替楊妃之死表示惋惜：

荒雞夜唱戰塵深，五鼓雕輿過上林。才信傾城是真語，直教塗地始甘心。

賈島的〈馬嵬〉<sup>73</sup>，亦對無辜紅顏慘被賜死感到不平，詩人替今後往來馬嵬者道出「馬蹄腥」的沈痛心情：

長川幾處樹青青，孤驛危樓對翠屏。一自上皇惆悵後，至今來往馬蹄腥。

對於楊妃之死，相較於史書中「妃死，軍乃大悅」的「懲禍本」、「謝天下」敘述，詩人對楊妃的死，顯然充滿著為其不平的情緒與「喊冤」的同情和憐憫。

### 4. 世間絕色一般悲：

于濼的〈馬嵬驛〉<sup>74</sup>則為楊妃發出天地不公的抗議——難道美麗也是一種錯誤？應驗了古來「美女，國之咎」的觀念，傾城傾國的楊妃嫁給玄宗的下場，就是當家敗國亡之時，成為代罪的政治犧牲品。故詩人為天下美人發出同情的悲憫——「一從屠貴妃，生女愁傾國」。詩人認為貴妃之死，並非真因其禍國，而乃因其絕世姿色，因其嫁與帝王，才有此不幸的悲情宿命，若當時嫁與平民百姓，或能白首。詩人藉此道盡了妃死之冤屈，

<sup>69</sup> 《全唐詩》18冊 598卷 頁6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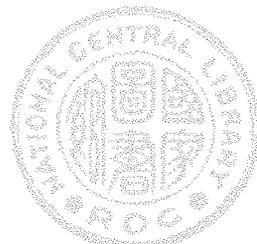
<sup>70</sup> 《全唐詩》17冊 567卷 頁6566。

<sup>71</sup> 《全唐詩》3冊 87卷 頁958。

<sup>72</sup> 《全唐詩》17冊 583卷 頁6755。

<sup>73</sup> 《全唐詩》17冊 574卷 頁6693。

<sup>74</sup> 《全唐詩》18冊 599卷 頁6925。



楊貴妃形象研究——以正史和唐詩為例

與古來美女悲情的宿命：

常經馬嵬驛，見說坡前客。一從屠貴妃，生女愁傾國。  
是日芙蓉花，不如秋草色。當時嫁匹夫，不妨得頭白。

崔櫓的〈殘蓮花〉<sup>75</sup>更言「世間殊色一般悲」，詩人感嘆楊妃之命運與綠珠一般殊途同歸，最後都只能落得以死酬謝知己的下場，而這悲劇宿命，皆為其絕世姿色所累：

金谷樓前馬嵬下，世間殊色一般悲。

#### 5. 玄宗自埋紅粉：

詩人為楊妃不平而指責君王者亦有之，崔櫓在〈華清宮三首〉<sup>76</sup>中，指責玄宗寵信安祿山蓄下禍端<sup>77</sup>，害了紅顏慘死。玄宗對安祿山寵遇過甚以種亂機，故詩人言漁陽兵變、楊妃慘死，實乃玄宗自蓄禍機之咎也：

障掩金雞蓄禍機，翠華西拂蜀雲飛。珠廉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

李商隱的〈馬嵬二首〉<sup>78</sup>，嘲諷對象亦指向君王，詩人將國禍罪名歸於明皇覺悟不早，若早知儉德節制，何至有出奔失妃之行！「自埋紅粉自成灰」，兩「自」字淒然，指出玄宗對楊妃「寵之適以害之」的罪咎，詩人頗有諷刺君王、同情楊妃之意：

冀馬燕犀動地來，自埋紅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

#### 6. 玄宗未庇楊妃：

李商隱的〈馬嵬二首〉<sup>79</sup>其二，進而諷刺明皇如何以四紀為君之尊，而不能庇一愛妃，帝妃不能如民間夫婦相守，楊妃還比不上嫁為盧郎婦的莫愁，詩人對玄宗寵愛楊妃不能有始有終發出譴責：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傳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

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詩人以馬嵬坡前六軍不發、賜死楊妃的陰悚氣氛，對照當時帝妃七夕長生殿誓盟的甜蜜光景，質疑何以君臨天下四十年的玄宗，還不如平民百姓能保住妻子、白頭偕老，李商隱揭露了玄宗對七夕盟誓的終未履行，對明皇的真情發出譏諷，字裡行間，也流露出對楊妃的不平與同情。

杜牧的〈經古行宮〉<sup>80</sup>，也替楊妃孤魂之「空斷腸」感到忿慨不平：

先皇一去無回駕，紅粉雲環空斷腸。

即便是君臨天下的玄宗，在馬嵬坡前，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與權勢，仍是可把對楊妃的山盟海誓放棄使之就死的，也毋怪乎詩人要為楊妃掬把同情淚。

綜上詩旨，迥異於史筆以及怨毒楊妃之詩作，詩人由各種角度出發為楊妃鳴表不平，並為其分辯，天寶之亂的政治責任不應全歸咎於楊妃身上，國禍之源，或咎在玄宗，或罪在朝臣，或天意如此，詩人以為，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絕世紅顏誠為無辜、蒙冤

<sup>75</sup> 《全唐詩》25冊 884卷 頁9996。

<sup>76</sup> 《全唐詩》17冊 567卷 頁6568。

<sup>77</sup> 開元二十四年，祿山兵敗，張九齡曾力諫誅殺，然玄宗赦之。其後玄宗又為安祿山置第京師，寵極奢華，賜宴則百官列坐樓下，獨為安祿山設金雞障於御座東，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簾以示榮寵，並賜金牌斷酒。天寶十三年，甚至還縛送言祿山反狀者與之。

<sup>78</sup> 《全唐詩》16冊 539卷 頁6177。

<sup>79</sup> 《全唐詩》16冊 539卷 頁6177。

<sup>80</sup> 《全唐詩》16冊 526卷 頁6023。



之受害者也。楊妃爲君爲國而死，是政治犧牲品，是代罪羔羊，是節義情操報君恩、酬知己之極致，也是「世間殊色一般悲」也。

## (二) 弔懷楊妃

詩人對楊妃流露之同情，除了以議論的方式爲其鳴不平之外，詩人或藉楊妃遺事以抒情感懷，表現出一種懷古的反思和感傷。因玄宗與楊妃的緊密結合，玄宗盛世的時代榮華，常少不了楊妃的存在，故楊妃每成詩人感懷盛世的最佳題材。尤其歷來騷人墨客，在經華清宮、驪山、馬嵬坡、曲江…之時，每覽遺跡總不免要追思天寶之事，在懷古憑弔之餘，對於楊妃之事跡，亦多有歎噓慨嘆。在這類作品中，詩人的焦點已跳脫政治、社會、道德的諷諭性，而在傳達詩人自身對於歷史及歷史人物的情感和懷念。

### 1. 藉楊妃弔古傷今：

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寶樂叟〉<sup>81</sup>，藉由一位白頭病叟來替詩人敘述史事，這位白頭病叟是天寶未亂前的宮中梨園弟子，全詩藉由他的回憶，呈現昔盛今衰的感慨。「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的描寫，不僅呈現出楊妃的嬌弱依人，更可看出在詩人心中，貴妃與玄宗緊密結合的形象，全詩充滿詩人感傷悲涼的情緒及對黃金盛世的緬懷：

白頭病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能彈琵琶和法曲，多在華清隨至尊。  
是時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環珮合，萬國會同車馬奔。  
金鈿照耀石甕寺，蘭麝熏煮溫湯源。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  
冬雪飄飄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歡娛未足燕寇至，弓勁馬肥胡語喧…  
我自秦來君莫問，驪山渭水如荒村。新豐樹老籠明月，長生殿闕鎖黃昏。

此外，藉楊妃遺事示現歷史興衰，並對楊妃馬嵬之死表露了無限的哀思與同情者，如杜牧的〈華清宮三十韻〉<sup>82</sup>：

嫩嵐滋翠葆，清渭照紅妝…月闌仙曲調，霓作舞衣裳。  
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玩兵師漢武，迴手倒干將。  
黥鬣掀東海，胡牙揭上陽。喧呼馬嵬血，零落羽林槍。  
傾國留無路，還魂怨有香。

溫庭筠的〈過華清宮二十二韻〉<sup>83</sup>，亦以「豔笑雙飛斷，香魂一哭休」、「至今湯殿水，嗚咽縣前流」表達出對楊妃及盛世的感傷和懷念。

杜甫在〈哀江頭〉<sup>84</sup>中，藉回憶玄宗與貴妃同遊曲江的盛況弔懷盛世，「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寫出楊貴妃與玄宗同輦、隨侍在側的恩愛，「一箭正墜雙飛翼」暗喻安史亂發後，玄宗與楊妃的同輦逃難及玄宗的失侶獨活。詩人感傷明眸皓齒的美人已成無家可歸的血污遊魂，面對如此衰淒頹敗的景況，不免讓人弔古傷今、悲愴下淚。

這些詩作皆藉著太真遺事重現了歷史興衰的過程，詩人把昔日的繁華興盛與今日的蕭索悲涼情景相照，然後寄託詩人對盛世與美人消亡的感傷之情。

### 2. 憑弔楊妃：

#### (1) 藉溫泉水憑弔楊妃：

<sup>81</sup> 《全唐詩》13冊 435卷 頁4811。

<sup>82</sup> 《全唐詩》16冊 521卷 頁5950。

<sup>83</sup> 《全唐詩》17冊 580卷 頁6736。

<sup>84</sup> 《全唐詩》7冊 216卷 頁2268。



楊貴妃形象研究——以正史和唐詩為例

藉由華清池或溫泉水緬懷楊妃之詩作頗多，詩人行經驪山、華清宮、曲江池等李、楊愛情舞台，就不能不聯想到楊貴妃。自從玄宗賜浴楊妃於華清池之後，溫泉、流水的意象每易令人聯想至楊妃的絕代風華，如今人去池空，繁華不再，不免讓人睹景傷懷。

張繼的〈華清宮〉<sup>85</sup>，追憶天寶盛世時玄宗偕同楊妃在華清宮歌舞享宴的景況，再對照安祿山亂後的華清宮荒涼景象，透過這種前後興衰對比的寫作方式，對楊妃表達深沈的追思和感傷，「只今惟有溫泉水，嗚咽聲中感慨多」，佳人不再，溫泉流聲，聽來彷彿嗚咽聲般，份外寂寞淒清。

王建的〈華清宮感舊〉<sup>86</sup>，亦藉溫泉湯殿之故景緬懷楊妃及盛世繁華，並對楊妃之死流露同情之意：

塵到朝元遠使急，千官夜發六龍回。輦前月照羅衫淚，馬上風吹蠟炬灰。

公主妝樓金鎖澀，貴妃湯殿玉蓮開。有時雲外聞天樂，疑是先皇沐浴來。  
藉溫泉水憑弔楊妃、回憶過去繁華歡愉者，又如嵩嶽諸仙的〈嫁女詩〉<sup>87</sup>：

幽薊煙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鐘。中宵扈從無全杖，大駕蒼黃發六龍。

妝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猶浸玉芙蓉。荊榛一閉朝元路，唯有悲風吹晚松。  
羅鄴的〈溫泉〉<sup>88</sup>：

一條春水漱莓苔，幾繞玄宗浴殿回。此水貴妃曾照影，不堪流入舊宮來。

林寬的〈華清宮〉<sup>89</sup>，爲人去池空、佳人不再，溫泉只能「空浸」而嘆息：

香泉空浸宮前草，未到春時爭發花。

許渾的〈驪山〉<sup>90</sup>，藉楊妃死去，寫出驪山繁華不再的淒涼光景，「貴妃沒後巡遊少」突顯出楊妃實爲盛世榮華最光輝的焦點，詩人道出了對楊妃的緬懷，也傳達了對美人消逝的惋惜：

鳳駕北歸山寂寂，龍輿西幸水滔滔。貴妃沒後巡遊少，瓦落宮牆見野蒿。

此外，藉華清宮故跡憑弔楊妃遺事者，尚有徐夔〈再幸華清宮〉<sup>91</sup>、高蟾〈華清宮〉<sup>92</sup>、崔櫓〈華清宮三首〉<sup>93</sup>…等，詩人皆由華清溫泉思憶貴妃，並藉萬物蕭索、大地淒清之景，寄託對楊妃之死的感嘆和同情。

## (2) 藉歌舞憑弔楊妃：

盛唐璀璨盛世的一大特色，即是歌舞不歇的繁華景象。詩人藉由歌舞意象以緬懷楊妃者頗多。楊妃精於音律、擅長歌舞，故能躋身後宮令群芳失色，而前述已提過楊妃與霓裳舞有著如影隨形的密切關係，「霓裳」一詞，已成為楊妃美麗倩影的象徵詞，更是唐人風行的歌舞中最令人印象鮮明的黃金記憶。

詩人藉楊妃與霓裳歌舞的關連，來追憶過去歌舞昇平的盛世繁華者，如羅鄴〈駕蜀回〉<sup>94</sup>、孟遲〈過驪山〉<sup>95</sup>、徐鉉〈題紫陽觀〉<sup>96</sup>、薛逢〈開元後樂〉<sup>97</sup>、張祜〈連昌宮〉

<sup>85</sup> 《全唐詩》8冊 242卷 頁2724。

<sup>86</sup> 《全唐詩》9冊 300卷 頁3403。

<sup>87</sup> 《全唐詩》24冊 862卷 頁9741。

<sup>88</sup> 《全唐詩》19冊 654卷 頁7523。

<sup>89</sup> 《全唐詩》18冊 606卷 頁7001。

<sup>90</sup> 《全唐詩》16冊 533卷 頁6084。

<sup>91</sup> 《全唐詩》21冊 708卷 頁8143。

<sup>92</sup> 《全唐詩》20冊 668卷 頁7647。

<sup>93</sup> 《全唐詩》17冊 567卷 頁6568。

<sup>94</sup> 《全唐詩》19冊 654卷 頁7525。



\*...等詩作皆是。

在所有憑弔大唐盛世的詩作中，皆可看出，在詩人心中，貴妃是玄宗王朝歌舞藝術氣息中不可缺少的一大要素。歌舞的意象，總令人想起楊妃的翩翩倩影及歌舞昇平的盛世繁華，可見，貴妃形象不僅與盛唐歌舞繁華的圖像緊密聯結、不可分離，楊妃與歌舞，更是詩人緬懷盛唐繁華和帝王光輝難忘的金色記憶。

### (3) 詠歎馬嵬之憾：

劉禹錫的〈馬嵬行〉<sup>95</sup>，藉馬嵬故跡詠歎傾國佳人之消逝，全詩流露出詩人對楊妃的同情和歌頌之意。詩中描寫楊妃就死前「低回轉美目，風日為無暉」的淒楚惹憐，及死後「平生服杏丹，顏色真如故」的風華猶存，連遺留下的鞋襪都光彩未減，繡囊更是香氣不散，毋怪乎「屬車塵已遠，里巷來窺覷」、「傳看千萬眼，纏絕香不散」。宋代的《楊太真外傳》，更據此對楊妃遺物加以大肆渲染，可見，在文人心中，楊妃即便已香消玉殞，仍留給後世之人無限的追思和傾慕。

楊妃黃金般的形象，特別容易引起詩人對盛世消亡的淒涼感慨。在這些詩作中，我們可以看出追憶盛世與追憶楊妃之不可分離性。在詩人「貴妃宛轉侍君側」、「同輦隨君侍君側」、「春從春游夜專夜」的歌詠聲中，都象徵著楊妃與帝王光輝的緊密結合及楊妃是盛唐繁華中最光輝的焦點。

正因為玄宗與貴妃的緊密結合，因此無論後世對楊妃的評價如何，整個玄宗王朝的盛世榮華常常少不了貴妃的存在，在詩人心中，楊妃正是昔日繁華圖像的代表，是盛唐光輝的焦點，只要追憶大唐最輝煌的時代，詩人腦中不免就會出現楊妃的倩影，或隱身在霓裳歌舞之中，或隱身於嗚咽溫泉水中，在在都顯示了楊妃形象為盛世不朽的美麗標誌，而在這些歎逝的輓歌中，也傳達了詩人對楊妃的同情和歌頌。

### (三) 扞李、楊之情

至於對楊妃和玄宗生死不渝的深摯愛情，詩人亦能超越政治立場的批判理念，轉而站在愛情的角度，進入李、楊愛情故事中抒發歷史人物的情感，或傳達詩人自身對於歷史人物的情感。在這些詩歌中，詩人不再譴責玄宗重色誤國，也不再諷刺楊妃是亡國禍水，而是將其從政治、道德的藩籬中抽離出來，純粹視二者為一對分離的情侶看待，於是詩人心中對李、楊的悲劇愛情油然而生起惻隱之心，敘事角度也由「理」昇華到了「情」的立場。於是詩人對楊妃之死發出了深深的哀悼，對李、楊之情也表示了高度的讚賞、理解和歌頌。

〈長恨歌〉是渲染李、楊愛情題材的濫觴，不同於前述白居易在〈胡旋女〉、〈李夫人〉及〈古冢狐〉詩中對楊妃惑主禍國指責的不餘遺力，在〈長恨歌〉<sup>100</sup>中，白居易對玄宗及楊妃沒有任何的批評，而是站在同情及讚賞的角度，極寫楊妃風華及玄宗思妃的

<sup>95</sup> 《全唐詩》17冊 557卷 頁6460。

<sup>96</sup> 《全唐詩》22冊 755卷 頁8584。

<sup>97</sup> 《全唐詩》16冊 548卷 頁6324。

<sup>98</sup> 《全唐詩》15冊 511卷 頁5838。

<sup>99</sup> 《全唐詩》11冊 354卷 頁3963。

<sup>100</sup> 《全唐詩》13冊 435卷 頁4820。



感傷，成就了唐明皇與楊貴妃生死不渝的愛情。尤其詩後半部更是悽惋感人，把人引入一種深深的同情與悲哀之中。同樣的題材在〈長恨歌〉中，纏綿悱惻的情感基調取代了〈胡旋女〉及〈李夫人〉中強烈的批判性，「懲尤物」、「鑿髮惑」的主旨不見了，「此恨綿綿無絕期」此時才是白居易創作意圖的註腳<sup>101</sup>，顯然白居易亦相當同情玄宗、楊妃「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愛情，李、楊「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的七夕盟誓無疑更成了千古愛情誓言的濫觴。

唐人極寫玄宗思妃之情切，為兩人愛情發同情之聲者，如張祜〈太真香囊子〉<sup>102</sup>：「誰為君王重解得，一生遺恨繫心腸」、唐求〈馬嵬感事〉<sup>103</sup>：「恨多留不得，悲淚滿龍顏」、崔道融〈蠻鴛東回〉<sup>104</sup>：「天子還從馬嵬過，別無惆悵似明皇」、黃滔〈馬嵬二首〉<sup>105</sup>：「鳴泉亦感上皇意，流下隴頭嗚咽多」、吳融〈華清宮四首〉<sup>106</sup>：「一曲羽衣聽不盡，至今遺恨水潺潺…別殿和雲鎖翠微，太真遺像夢依依。玉皇揜淚頻惆悵，應歎僧繇彩筆飛」…等，實不勝枚舉。崔道融在〈馬嵬〉<sup>107</sup>詩中，更道出玄宗賜死楊妃實「與心違」之心聲，詩人讚美了玄宗對夫婦情誼的專摯與永恆追求，並與虞舜二妃比之：「萬乘淒涼蜀路歸，眼前珠翠與心違。重華不是風流主，湘水猶傳泣二妃。」張祜的〈馬嵬坡〉<sup>108</sup>亦云：「塵土已殘香粉豔，荔枝猶到馬嵬坡」，楊妃已逝，荔枝猶貢至馬嵬妃墳，亦可見明皇對楊妃念念不忘，至死不休。

此外，藉雨霖鈴曲<sup>109</sup>抒發玄宗思妃之情者，如崔道融〈羯鼓〉<sup>110</sup>：「寂寞鑿與斜谷裏，是誰翻得兩淋鈴」、杜牧〈華清宮〉<sup>111</sup>：「一曲淋鈴淚數行」、張祜〈雨霖鈴〉<sup>112</sup>：「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等比比皆是。藉端正樹歌詠楊妃墳者亦不絕如縷，如趙嘏的〈詠端正春樹〉<sup>113</sup>：「一樹繁陰先著名，異花奇葉儼天成。馬嵬此去無多地，祇合楊妃墓上生。」溫庭筠〈題望苑驛〉<sup>114</sup>：「花影至今通博望，樹名從此號相思。分明十二樓前月，不向西陵照盛姬。」詩人提馬嵬墳，必提端正樹，乃因端正樹相思、團圓之象徵意，恰適與楊妃之墓相配也。而此處端正樹之典故<sup>115</sup>，正透露了玄宗對楊妃不盡的相思之情與詩人的同情、歌頌之意。

<sup>101</sup> 〈長恨歌〉既成，陳鴻為其撰傳云：「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為〈長恨歌傳〉全文的主題思想，然〈長恨歌〉所重在「情」，全詩對李、楊愛情寄予無窮之同情及歌頌，詩旨與傳所云並不相符。

<sup>102</sup> 《全唐詩》15冊 511卷 頁5844。

<sup>103</sup> 《全唐詩》21冊 724卷 頁8306。

<sup>104</sup> 《全唐詩》21冊 714卷 頁8207。

<sup>105</sup> 《全唐詩》21冊 706卷 頁8132。

<sup>106</sup> 《全唐詩》20冊 685卷 頁7873。

<sup>107</sup> 《全唐詩》21冊 714卷 頁8207。

<sup>108</sup> 《全唐詩》15冊 511卷 頁5843。

<sup>109</sup> 根據《楊太真外傳》的記載，馬嵬之難後，玄宗「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為雨霖鈴曲，以寄恨焉」。

<sup>110</sup> 《全唐詩》21冊 714卷 頁8207。

<sup>111</sup> 《全唐詩》16冊 524卷 頁6004。

<sup>112</sup> 《全唐詩》15冊 511卷 頁5844。

<sup>113</sup> 《全唐詩》17冊 550卷 頁6377。

<sup>114</sup> 《全唐詩》17冊 578卷 頁6721。

<sup>115</sup> 《全唐詩》詩下注引《酉陽雜俎》云：「馬嵬驛之西有端正樹，一作相思樹。」《楊太真外傳》：「上發馬嵬，行至扶風道。道傍有花，寺畔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為端正樹，蓋有所思也。」「端正」二字，蓋因華清宮貴妃梳洗之所名「端正樓」而起，故有思念楊妃之意也，後人又稱端正樹為相思樹。



上述詩作表面看來，詩人皆在歌詠明皇之深情，然，隱於作品內之詮釋意圖——楊妃之絕代風華，已不言而現。詩人由玄宗之角度出發，追恨愛妃之死、舊情難忘，寫玄宗之淚、玄宗之恨，也正爲了宣洩突顯楊妃之恨、楊妃之怨。故，這些詩作不僅傳達出玄宗對楊妃生死不渝的深摯愛情，也傳達了詩人對李、楊愛情的高度讚賞及對楊妃深深的同情。

#### （四）將楊妃仙化：

前述詩作，足以見證明皇對楊妃難捨難分、至死不休之夫婦情誼，而楊妃馬嵬含恨，更始終是千古文人所弔念不歇之遺憾。如此驚天動地之憾恨，恐唯寄託神仙之法能償續前緣，於是詩人在憐詠之餘，自然便滲入些天人之說，以圓補馬嵬之恨。

馬嵬難後，方士訪求楊妃幽靈之傳說漸漸流行，於是，一些歌詠太真遺事之詩作中，便摻入了方士覓魂的情節。生於唐玄宗天寶中期的李益，在〈過馬嵬二首〉<sup>116</sup>其二：「南內真人悲帳殿，東溟方士問蓬萊」之情節跟〈長恨歌〉：「為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之情節一致，然在李益詩中之楊妃尚未成爲蓬萊仙子，而是「恨魄無由離馬嵬」，唯有彎月殘輝相伴而已。

到了白居易〈長恨歌〉<sup>117</sup>：「臨邛道士鴻都客……蓬萊宮中日月長」，可說是把楊妃幻化成蓬萊仙子的先驅。陳鴻〈長恨歌傳〉亦有明皇遣方士「東極大海，跨蓬壺」求訪楊妃於海上仙山一段。此外，徐夔〈華清宮〉<sup>118</sup>：「君王魂斷驪山路，且向蓬瀛伴貴妃」、蜀宮群仙〈太真〉<sup>119</sup>：「馬嵬不是無情地，自遇蓬萊睡覺時」皆將楊妃附會蓬萊仙子。

至於把楊妃附會成月宮仙女，如張祜〈南宮歎亦述玄宗追恨太真妃事〉<sup>120</sup>、溫庭筠〈曉仙謠〉<sup>121</sup>、唐彥謙〈驪山道中〉<sup>122</sup>、徐夔〈依溫飛卿華清宮二十二韻〉<sup>123</sup>等，亦可見楊妃月殿仙女之形象。皮日休的〈行次野梅〉<sup>124</sup>中，玉妃則化爲「無侶獨徘徊」的梅花仙子。

詩人神話楊妃的因素，究其創作心態，除了唐朝道教風氣極盛及楊妃曾經度爲女道士之外，亦是詩人對李、楊悲劇不滿欲成全其愛情之企圖的展現，詩人對楊妃之死的平和憐憫，亦是將其仙化的創作成因。因此，楊妃美麗的女仙形象，可說是詩人想盡辦法圓補千古情恨的結果。故而楊妃雖含恨而死，卻因詩人永不停歇的歌詠和附會而互古流傳，楊妃形象也因此更增添了奇幻多變的色彩。

#### 小結

本節綜論了唐人譴責楊妃和同情楊妃的詩作，我們可以看到，楊貴妃的形象在史籍中雖然只有單一的評價和定論，但在唐詩中，卻出現了多元的聲音和兩極化的評價。有

<sup>116</sup> 《全唐詩》9冊 283卷 頁3219。

<sup>117</sup> 《全唐詩》13冊 435卷 頁4820。

<sup>118</sup> 《全唐詩》21冊 708卷 頁8143。

<sup>119</sup> 《全唐詩》24冊 863卷 頁97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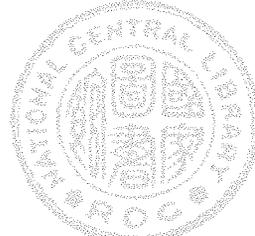
<sup>120</sup> 《全唐詩》15冊 510卷 頁5814。

<sup>121</sup> 《全唐詩》17冊 575卷 頁6696。

<sup>122</sup> 《全唐詩》20冊 672卷 頁7687。

<sup>123</sup> 《全唐詩》21冊 711卷 頁8184。

<sup>124</sup> 《全唐詩》18冊 613卷 頁7070。



楊貴妃形象研究——以正史和唐詩為例

人譴責楊妃以色惑君、禍國殃民，對其恨之入骨；也有人不以爲然地爲楊妃發同情、歌頌之聲，甚至爲其含冤代罪鳴表不平。

唐詩人對楊妃的譴責，與史書相同者，乃皆由政治立場的批判理念出發，給予楊妃「惑主禍國」的評價，對於把國禍責任歸咎於楊妃，雖然詩人似乎道出了罪名背後的詮釋理由，但終歸流於一種「女禍」史觀<sup>125</sup>的籠統性和模糊性。在這些詩人的一片譴責討伐聲中，楊妃驕奢、媚惑的負面形象已然形成，並對後世史筆下的楊妃形象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顯然，後來的史書主觀的採納了唐詩中楊妃的負面形象和評價來紀錄、解讀楊妃。所幸，我們能從詩人同情楊妃的詩作中，探訪史籍中闕如的紀事觀點和詮釋角度，無論詩人是站在「理」的角度，以議論的方式爲楊妃鳴表不平；或是站在「情」的角度弔懷楊妃，或對李、楊之情表示讚賞和理解，在在流露出詩人對楊妃其人其事的歌頌和同情。正因爲這些詩作中，詩人發出了不平和同情的聲音，使得楊妃的形象，呈現出或褒或貶、頗具爭議的矛盾議題，藉由這些詩作對楊妃形象的不同解讀，不僅楊妃的負面形象因此得到正面的平反，我們亦可看出，史家在記述歷史人物、給予道德褒貶的過程中，亦有主觀意志影響史筆、造成歷史虛構的現象。

詩與歷史著作一樣，亦擔荷了紀錄歷史的任務，尤其唐代詩人，許多更是躬逢盛世或經歷安史之亂的體驗者，傳達歷史之真實度自是與後起之史書不相上下。由此看來，唐人以楊貴妃爲主題之詩歌，不只是單純的緬懷歷史人物而已，乃是具有時代意義的一面鏡子，它反映了文人對於歷史人物或政治責任的不同看法，也顯現出某些隱微不彰的歷史真貌。

#### 肆、 結論

對歷史人物解讀的角度不同，所得出的評價亦大異其趣。我們可以看到，楊貴妃的形象，在史冊中背負著「尤物禍水」的罪名，而在唐詩中，卻呈現出或褒或貶的矛盾議題。

楊貴妃果真如「亡國禍水」的討伐聲中所評，有亂唐之罪乎？柴非凡先生在討論李、楊事件時曾說：「對一位史家而言，他儘可能排除主觀的成份，而要彰顯客觀的成份，但是對一位文學家而言則不然。」並指出描寫楊妃的〈長恨歌〉等詩歌不按史實、主觀抒寫之處。<sup>126</sup>其實，歷史著作的目的，既是爲當前政治的借鑒，就會受到約定俗成的道德標準和政治壓力的左右，史家在記述人物的過程給予道德褒貶的同時，多少也不可免的會摻進主觀和虛構的成份於歷史敘述中。尤其男性執筆下的正史，常把政衰國亡之責任，推諉於女性身上。上古史中，每述一朝代之亡，皆罪於女性：夏桀之亡也，罪在妹喜；商紂之亡也，罪在妲己；周幽王之亡也，罪在褒姒。可見，自古美女、寵妃即爲政教立場所不容，在史家眼中，這些寵妃的角色，往往被拿來當作君王失政亡國的藉口，美人傾國的「女禍論」已成史家傳統慣有的觀念。以唐玄宗來說，玄宗年輕時的勵精圖

<sup>125</sup> 參劉詠聰：〈中國古代的「女禍」史觀〉，《女性與歷史—中國傳統觀念新探》（台北：商務印書館，1995.1），頁3-10。

<sup>126</sup> 見柴非凡：〈「長恨歌」中李楊事件的文學面貌〉，《靜宜人文學報》3期（86.6）。



治、勤政務本，為唐朝帶來開元黃金盛世，堪稱英明之主；晚年卻沈淪於荒淫享樂，不問政事，終致安史亂起。所以，與玄宗晚年生活緊密結合的美艷楊貴妃，自然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史家眾矢之的，背負起亡國惑主的罪名。由於楊妃並無干政、弄權之行，史家便冠其以「色惑」罪名，由此看來，「楊氏之美」本身，對國家而言即是一種罪錯了。自古以來，恐無妃子像楊妃這般背負著如此沈重的政治道德包袱。傳統封建父權史筆對女性形象的影響，不可謂不深矣。

文學與歷史的敘述，同樣皆具有主觀性和虛構性，以歷史人物楊貴妃來說，現今所存年代最早的相關敘述，自屬唐詩無疑，在後來編纂的史書敘述中，顯然定有受到唐詩中史影的影響。在唐詩中，當太真遺事不斷地在詩歌中以無限重複的題材出現時，我們看到了多種解讀楊妃的角度、聽見各種對楊妃不同的評價和聲音，然而史書卻只主觀的採納了其中的負面觀感來記錄、評價楊妃，並給楊妃冠上一個「亡國禍水」的定論。所幸，我們能從唐代詩人對楊妃的同情聲中，探訪史籍中所闕如的紀事觀點和詮釋角度。原來，在一千多年前，就已有詩人欲為「禍水」洗冤，為無辜美人平反。無論詩人是站在「理」的角度，以議論的方式為楊妃鳴表不平；或是站在「情」的角度，流露出對楊妃的同情、弔傷和歌頌，我們都可以看到詩人對歷史人物的重新省思、對楊妃形象的不同理解和評價。正因為這些不平和同情的聲音，使得楊妃形象呈現出值得爭議的矛盾議題，也讓整個歷史真相有了較為完整的呈現，這也正是文、史互補的意義所在。

## 【參考資料】

(以作者或編者姓氏筆劃為序)

### 一、古籍

- 王仁裕撰：《開元天寶遺事》（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原刻景印）。  
王夢鷗校釋：《唐人小說校釋》（台北：正中，民74）。  
司馬光編：《資治通鑑》（臺北：弘道文化事業，59）。  
汪辟疆編：《唐人傳奇小說》（臺北：文史哲，民82.10）。  
姚汝能：《安祿山事蹟》（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原刻景印）。  
胡鳳丹：《馬嵬志》（美漢出版社，56.2，影印本）。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陳鴻：《長恨歌傳》（臺北：藝文印書館，民59）。  
劉昫編：《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樂史撰：《楊太真外傳》（台北：藝文，民55）。  
歐陽修、宋祁編：《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鄭處誨：《明皇雜錄》（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原刻景印）。

### 二、現代著作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唐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12）。  
井上靖著、江靜芳譯：《楊貴妃傳》（台北：遠流，84.6）。  
林旅芝編著：《唐明皇評傳》（香港：實用書局，1962.7）。  
邱燮友：《中國歷代故事詩》（台北：三民，民63）。  
施蟄存：《唐詩百話》（台北：文史哲，83.3）。  
洪順隆：《抒情與敘事》（台北：國立編譯館主編、黎明文化出版，1998.12）。  
高明編審：《唐詩新賞》（全15冊）（台北：錦繡出版社，81.8）。  
國家出版社編審部編著：《絕世佳人楊貴妃》（台北：國家，71.3）。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台北：商務，1995.7）。



楊貴妃形象研究——以正史和唐詩為例

- 許綱：《詠史詩與中國泛歷史主義》（台北：水牛，86.8）。  
陳永正選注：《中國歷代詩人選集》（全40冊）（台北：遠流出版社，77.7）。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台北：商務，民83）。  
陳鵬翔主編：《主題學研究論文集》（台北：東大，72.11）。  
曾昭旭：《性情與文化》，〈天寶遺恨——椿愛情與政治混淆的悲劇〉（台北：時報，76）。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台北：時報文化，78.10）。  
劉君祖編：《人物中國—系列6—楊貴妃、安祿山》（台北：故鄉，74.11）。  
劉詠聰：《女性與歷史—中國傳統觀念新探》（台北：商務印書館，1995.1）。  
歐麗娟：《唐詩的樂園意識》（台北：里仁，89.2）。  
蕭子瑜：《歷史人物新論》（台北：商鼎，1992.7）。  
霍必烈：《楊貴妃傳》（台北：國際文化，1986.1）。  
羅聯添：《唐代文學論集》（台北：學生書局，78.5）。  
龔鵬程：《文學散步》（台北：漢光文化，74.12）。

### 三、學位論文

- 申美子：《中國唐代婦女生活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62）。  
朱美蓮：《唐代小說中的女性角色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77）。  
李孟君：《唐詩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81）。  
梁榮源：《唐代敘事詩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60）。  
許綠倫：《中日戲劇有關楊貴妃之研究》（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86）。  
陳桂雲：《楊妃故事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74）。  
歐麗娟：《唐詩中的樂園意識》（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86）。  
嚴紀華：《全唐詩婦女詩歌之內容分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70）。

### 四、 論文集論文

- 余國藩：《歷史、虛構與中國敘事文學之閱讀》，《余國藩西遊記論集》（台北：聯經，78）。  
林文月：《源氏物語銅鑿與長恨歌》，陳鵬翔主編：《主題學研究論文集》（台北：東大，72.11）。  
陳鵬翔：《主題學研究與中國文學》，陳鵬翔主編：《主題學研究論文集》（台北：東大，72.11）。  
曾永義：《楊妃故事的發展及與之有關之文學》，陳鵬翔主編：《主題學研究論文集》（台北：東大，72.11）。  
羅聯添：《長恨歌與長恨歌傳「共同機構」問題及其主題探討》，《唐代文學論集》（台北：學生書局，78.5）。

### 五、 期刊論文

- 王雙懷：《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歷史月刊》134期（88.3）。  
沈謙：《幾種文學體裁下的楊貴妃》，《明道文藝》22期（67.1）。  
姜龍昭：《考證楊貴妃二項新發現——生前未為壽王妃，死未死在馬嵬坡》，《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22期（82.6）。  
徐傳武：《絕代紅顏土一堆——談談楊妃墓及有關的詩文》，《國文天地》9卷5期（82.10）。  
柴非凡：《「長恨歌」中李楊事件的文學面貌》，《靜宜人文學報》3期（86.6）。  
柴非凡：《長恨歌中的神話故事探源》，《靜宜人文學報》7期。（84.6）。  
陳玉玲：《從白居易的史詩長恨歌到白仁甫的雜劇梧桐雨看唐明皇與楊貴妃故事的承續與演化》，《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刊》2期（65.6）。  
陳麗娜：《民間傳說中的楊貴妃》，《美和技術學院學報》18期（89.8）。  
楊周翰：《歷史敘述中的虛構——作為文學的歷史敘述》，《當代》29期（77.9）。  
歐麗娟：《唐詩裡的「失樂園」——追憶中的開元盛世》，《漢學研究》17卷2期（88.12）。  
戴晉新：《文學與歷史》，《文藝月刊》163期（72.1）。  
簡恩定：《唐人詩中的唐玄宗與楊貴妃事蹟》，《空大人文學報》6期。

